

繫 弦 集

唐 弢 著



繁 絃 集

唐 弢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雜文集共选入作者近兩年來的作品六十二篇，寫作時間，从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开始，直到反右斗争結束为止。这些雜文的内容坚实，文筆洗煉，在近兩年來的思想战线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8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621 字數 120,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frac{1}{4}$ 插頁 2

195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册

定價(0)0.80 元

目 次

“言多必失”	1
“党人魂”短劍	4
这是具体的	8
“積重难返”	11
“三戶”頌	14
把暖流帶回到工作中來	18
同志的友誼	
——悼石灵	22
韓复榘与阿登納	26
“孟德新書”	28
門外漢手記	31
“言論老生”	37
美国版“資本論”	40
选本	43
尼罗河畔的“阿頓”	45
从选本說開去	48

“博士卖彘”

——文風小品之一	51
----------------	----

長着疙瘩的文字

——文風小品之二	54
----------------	----

八股举例

——文風小品之三	57
----------------	----

灯下集	60
-----------	----

“画眼睛”

——文風小品之四	64
----------------	----

“实事求是”	67
--------------	----

“你不是我”	70
--------------	----

“求全責备”	73
--------------	----

一个呼吁	76
------------	----

小题大做	80
------------	----

对題材問題的一点感想	83
------------------	----

“管”和“官”	86
---------------	----

打譬喻

——文風小品之五	89
----------------	----

一幅过去年代里生动的画图

——看川剧“拉郎配”	92
------------------	----

较“钱”	102
------------	-----

廿年旧夢話“重逢”

——再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演出	105
-----------------------	-----

不要挥动棍子·····	111
略論“硬骨头”·····	114
那里面包着一团火	
——看西班牙影片“欢迎你，馬歇尔！”·····	117
“雅量”辯·····	123
“以子之矛”篇·····	127
也需要揭盖子·····	131
为什么“畫”啼	
——駁“烏‘畫’啼”之一·····	134
“草木篇”新話·····	137
是翻案不是“反面”	
——駁“烏‘畫’啼”之二·····	144
当心麻袋底下的漏洞·····	147
关于“帶坑臭”	
——駁“烏‘畫’啼”之三·····	150
战鼓三通·····	153
画皮·画骷髅·脱胎換骨·····	156
“发展”縱橫談·····	159
有一种这样的人·····	163
“对”什么“头”·····	166
推的作用·····	172
事有主次，物有本末·····	175
“皂隸面孔”	

——駁“烏‘畫’啼”之四·····	178
“真理歸於誰家”·····	182
“士為知己者死”·····	186
“令人戰慄”的“陰暗”·····	189
想起了泰綺思的故事·····	192
“之上”、“之外”及其它·····	195
笑頌·····	198
“今”“昔”談·····	201
“兩頭船”和“一本書主義”·····	204
應該決裂，必須決裂	
——“決裂”觀后感·····	207
一篇沁人心脾的史詩	
——再談拉夫列尼約夫的四幕話劇“決裂”·····	211
“狗道主義”解·····	223
“‘左’右逢源”·····	226

“言多必失”

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時候，聽說頗有人在小組會上守口如瓶，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他們的“哲學”是：“言多必失”，所以要做到一句不漏；並且認為胡風集團之所以敗露，也還是因為多言的緣故，倘使當初只寫密信，說“私房話”，而不去作三十萬言的上書，那是不至於便被揭發的。三十萬言，不就是多言的証據嗎？

於是，他們便自以為已經獲得“教訓”了。

誠然，這也不失為一種“教訓”；但這樣的“教訓”只為兩種人所需要。第一種是自己思想上或者歷史上有問題，害怕暴露，不願意在鬥爭中放下包袱，老老實實地改造自己，卻想繼續隱瞞，以欺騙黨，欺騙人民。第二種是和反革命分子有關係，甚至還在進行着反革命的活動，根本仇視鬥爭，他們認為“沉默也是同樣‘愉快’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第118頁），妄圖以此對抗；一面閉緊嘴巴，“裝死躺下”，把自己更深地隱藏起來。所謂“言多必失”，也便成了他們所需要的“教訓”里的一條。

除此之外，所謂“言多必失”，在這裡是沒有一點立足之地的，這是一種對學習的根本錯誤的態度。

接受了這樣的“教訓”，能夠挽救一些什麼呢？

以胡風反革命集團來說，總不能不算是一個狡猾的兩面派吧，他們懂得要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懂得“以軟包硬”，在“字面上”“順着”黨的政策和文藝方針；懂得裝“老實”，學“誠懇”，“以明心跡坦蕩”，表示“積極的、無‘距離’的態度”；懂得“準備條件”，“保存力量”，“寧願在空氣壞的洞中多待”；需要進攻的時候他們會找“缺口”，需要退却的時候他們會寫假檢討，說“私房話”的時候用代號，寫密信的時候用公家機關的信封。從反革命的“技術”來說，胡風和胡風分子確已到了精通嫺熟的地步，難道這不比笨拙地閉緊嘴巴更進一步嗎？由此可見：問題不在於三十萬言的上書，不在於“言多必失”，而在於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兩面派。有偽裝的革命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着本質的——反革命的另一面，這另一面是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了的。反革命分子要進行反革命活動，一經活動，也就暴露了本質和真象。在覺悟程度日益提高的人民的前面，失敗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必然的結果。

任何客觀的存在，都不是主觀的撒謊所能塗去抹掉的。

因此，進一步說，凡是思想上、歷史上有包袱的人，認為自己和反革命分子不同，反革命分子要繼續活動，他却

可以用沉默把思想問題和歷史問題包起來，加上密封，從此不去動它。這種想法也還是枉然的。中國有句老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既然“為”了，存在了，這便是事實，火燒不燬水淹不滅，它將永遠釘住你，跟定你，成為越來越重的負擔，這便是個人的悲劇的序幕，更何況還有外來的冲破沉默的聲音。

“言多必失”並不是一個好教訓。

好教訓應該是：在學習會上暢所欲言。不管是反革命也罷，思想問題也罷，歷史問題也罷，老老實實地端出來。只有信任羣眾，羣眾才能信任你；只有對組織誠懇負責，才能要求組織對你負責。“言多”是會“失”的，但“失”的不是“言”者自己，而是他的反革命問題，思想問題和歷史問題。

應該說，這個“失”是一點也不足惜的，而且是大可高興的。難道還要為這個“失”而捨不得，而有所遲疑嗎？

1955年8月18日

“党人魂”短劍

有一句这样的習語，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这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的，他們認為倘要進行顛复活动，必須有刀，有槍，能够親自殺人，文縐縐的秀才，是造不起反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陰謀被揭發后，由於这个集团一貫的以文藝为幌子，这些人便立刻把胡風归入到秀才这一类，覺得比起持有手槍、毒藥、發报机的反革命分子來，胡風集团是“不成大事”的一伙。待到听人說，胡風在三十万言的“意見書”里，說过党在文藝方面的領導有“五把刀子”，一听見胡風反指文藝領導有刀子，这些人也居然緊張起來，回头去找“意見書”，讀了之后，不覺哈哈大笑道：“把理論看成刀子，真是秀才見識，神經過敏！”於是，他們把反革命分子放在一边，又埋头到業務里；待到听人說，胡風在密信里說要用“集束手榴彈”，一听見胡風有手榴彈，这些人可怔住了，趕緊去看“材料”，看完之后，不覺又笑了起來，說道：“不过拋出几篇文章，还自以为是手榴彈哩，真是十足的秀才！”於是，他們的

“秀才觀”得到了結論，彷彿天下大定，摸摸下巴，自己覺得十分放心了。

對於這些對反革命活動抱着“唯武器論”的人，如果對他們解釋說，文藝也是武器，從理論上做“挖心戰”正是反革命的根本戰略。他們表面上雖然也會點頭，心裡卻還是一個不服氣，背地里咕噥道：“到底不是真刀真槍呀！”這些人嘲笑胡風是秀才，其實自己倒入了“縣學”，披上青衿，成為不折不扣的書生——“秀才”的候補者。

書生們說胡風沒有真刀真槍，不會親自殺人，這是不對的，事實證明胡風有武器。現在已經發現的，是一柄蔣介石送他的短劍，名曰“黨人魂”，劍柄上刻着“蔣中正贈”四個字。像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對待自己的武器一樣，胡風也拿它當作一個“法寶”收起來。抗日戰爭結束，他把這柄短劍鄭重其事地放在書箱里，委託親信黃若海從重慶運回上海，解放後移家北京，又把它帶在身邊，藏入破棉花套子里。這種叫做“黨人魂”的短劍，是法西斯頭子專門頒給他的親信，以便必要時搏擊敵人、危急時實行自殺，帶着鈎魂攝魄的作用；匪徒們為了表示自己对主子的忠誠，在接受這個“贈禮”之後，必須在具體活動中貫徹主子的意圖，才算對得起這柄短劍。說胡風不會殺人，不就是十足的書生之見嗎？而且，胡風既然有這個武器，怎麼能夠說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沒有別的武器呢？

書生們說胡風是秀才，“不成大事”，這也是不對的，

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倒並不這樣想。“黨人魂”短劍本來是發給武裝特務的，然而也發給了“文裝”的胡風，足見反动头子對胡風的重視。美蔣匪幫的陰謀是全面滲透，無孔不入，所以需要以暴力制造騷動的地主惡霸，也需要用軟功刺探情報的“大學生”；需要燒燬工廠、炸爛機器的流氓，也需要私改圖樣、造成廢品的“工程師”；需要拿明晃晃刀子殺人的暴徒，也需要以蒸餾水調換配尼西林替病人打針的“醫生”；在他們眼里，文人的筆，神父的嘴，雜誌上的“汽水製造法”，礦地上的“煤井挖掘計劃”，都可以用來殺人，以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胡風就是被安置在文藝部門的特務。表面上只是“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實質上却是反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面上只是幾個人的“私房話”，實質上却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動；此所以台灣的廣播要向胡風大叫：“你有寄予深切同情的朋友，也有積極準備和你會師的伙伴。”他們要發動一切反革命分子來和胡風“會師”，正是文做武打，互相配合的証據，也是蔣介石為什麼要把“黨人魂”短劍送給胡風的道理。認為胡風不過是一個造不起反來的秀才，不就是十足的書生之見嗎？

綜上兩點，我的意思是說：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可能暗藏的武器，然而卻不一定經常依靠這暗藏的武器來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有分工，有配合，需要在各個部門作全面的滲入，這正是美蔣匪幫企圖顛覆人民政權的最惡毒的陰謀。反革命分子為了隱蔽自己，在特殊的戰線上

活動的如胡風之類，就有必要裝成沒有武器的樣子，但是，倘使因此而認為他們真的沒有武器——真刀真槍，不會直接殺人，却仍然是書生之見，即以胡風為例吧，就有他的“黨人魂”短劍在。

這是反革命分子復辟的標幟，是比所有的武器更兇的武器。這柄短劍，已經插入了認為胡風只是一個秀才的人們的心窩里，它證明着：以書生去嘲笑不是秀才的“秀才”，並不是什麼笑話，却是一件危險萬分的事情，不要以自己的血肉，去嘗試反革命分子的短劍吧，書生們！

1955年9月3日

这是具体的

相傳孔丘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七十二个。这和現代教師相比，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一个驚人的数字。現存的“論語”，就記錄了他們問答的一部分，師弟之間，上自國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几乎無所不談。而且，孔丘相魯，他的弟子便跟着去做官；厄於陳蔡，又陪着他餓肚子；当他周遊列國的時候，子路就当御者，赶着牛車，風塵僕僕地在古道上顛簸。这些事实，很足以說明他們中間的关系。

也就是說，从思想和生活上，都有緊密的联系。

我之所以談到这些，並不是在这里提倡封建道德，歌頌封建关系，要大家去当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完全不是。事实很清楚，在我們这个时代里，師生之間，已經有了新的关系，一点也不需要去追求孔丘的方式。但使我感到不足的是，在这种新的关系的推行中，却偏偏缺少一点重要的体会，这就是上面說过的：師生之間思想和生活的緊密的联系。

根据現在的情况，很多教师是不懂得学生的，学生呢，也未必真的就了解教师。他們中間几乎从來不曾談过一次話。有些教师認為：个别談話是浪費時間，自找麻煩，一点也沒有道理。自然，麻煩是的确有点麻煩的，沒有道理却是不見得。我有这样一种看法：正因为許多生命消磨在这种麻煩的工作里，才会使許多生命發育，成長，健全，乃至永远的活在人民的中間。

特別是在現在这样的時候，更重要。

我們的祖國正在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在五年計劃的執行中，需要培养大批人材，充实后备力量，这就要求青年們能够全面發展，在智、德、体、美、基本生產技術知識等各方面，都能够合乎國家需要的水平，也就是合乎社会主义建設需要的水平。我們現在有一些現象是：担任課堂教育的，就覺得品德教育不是他的事；管理跳高的，只要跳得过一公尺三十，便是好学生，至於他究竟能算到小数点下第几位，可又不在話下了。自然，教师的專責和学生的專長都是要緊的，但作为被教育者，却是一个人的整体，倘使腸胃鬧病，也总得去檢查檢查他有没有蛀牙齒；反過來，如果只有兩条腿發達，其他方面都停滯，那也只能算是一个畸形人。

怎么办呢？就要求我們的教師們对学生有全面的了解，特別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了解。

关心学生，接近学生，从思想和生活入手，進一步了

解他們，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聯繫起來，我以為，也是得從這一點切切實實地做起的。我們當然不需要再和學生們一起去坐牛車，但的確是和他們一起在一条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大汽輪上；我們當然不需要向後看，而是要和他們一起往前看，正因為這樣，才有必要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細緻、更深刻、更漂亮、更緊密地和祖國的需要相聯繫。

多麼具體呵，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任務和對象！

1955年10月2日